



齋頭  
評話

永覺和尚禪餘外集

16  
1088  
4





和16  
1.088  
4



忘言莊子外物篇曰筌者所以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意得意而忘言也安得大忘言之人而無之言哉 北華壁拂女少曰且如道言有正法眼藏皆屬大  
迦葉我道猶如話月曹溪壁拂孔還如指月見會元第七卷○壁拂見空谷集第二則 舞為張  
子雲頂山僧德敷詩曰道口舞必同人會石壁壁壁作著語見傳燈錄第二十九卷○漳州三平  
義忠禪師福州楊氏子  
初參石壁壁壁張引架  
箭接機師誦法窟壁曰  
看箭師乃撲開翼曰叻  
是殺人箭活人箭又作  
廢生壁彈弓弦三下師  
乃禮拜壁曰三十年張  
弓架箭抵箭屏特箇聖  
人逐拗折弓箭見會元  
第五卷○襄州關南道  
五和尚始經村聖聞正  
者樂神云識神無忽然  
膏怡後參常禪師其  
所解僧問如何是祖師  
五來意師以韻攝曰喏

水覺和尚禪餘外集卷四

侍者道順太冲錄

啓 開也

答呂天池司農

直指無指要在默契而忘言心宗莫宗不妨隨緣而  
悟入故拈華壁拂打關本有之光明舞場長弓點破  
從前之幻夢祇為本來無物何嘗分外生端奈何法  
螺久寂之時正當慧命懸絲之日法從緣起道在入



見會元第四卷或曰

簡記茲也○德敷詩見

碧岩集第十三則評

法螺法華經序品曰吹

大法螺擊大法鼓

命懸絲五祖去六祖曰

本為爭端止汝勿傳若

傳此命如懸絲見法

寶壇經 法從緣起華

嚴經第二十五卷金剛

幢菩薩頌曰了達業性

亦是業而亦不違諸法

相又亦不壞業果報說

諸法性從緣起○法華

經方便品偈曰諸佛兩

足尊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道在八弘如第一卷建引弘釋錄序中所云

石前漢書霍光傳曰田延年謂霍光曰將軍為國柱石又見事文類聚新集第六卷

二卷請冊藏經記中所注馬樞為霖書命上篇曰若金用汝作鑄若濟巨川用汝作舟

若大旱用汝作霖雨○孟子梁惠王下篇曰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

六和釋氏要覽稱謂

舊儒曰僧梵語具云僧伽謂言眾南山鈔云四入已上能御聖法辨得明事名之為僧僧以和合為

義言和合者有二種一理和謂同證擇感故二事和此別有六義一戒和同修二見和同解三身

和同住四利和同均五口和無爭六意和同悅 九疊史記平原君傳曰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

重於九鼎大口見書言故事第七卷 利影註字第三卷答翁茂主書中 石鼓聖箭鼓山赴大

王請聖門送回至法

堂乃曰一隻聖箭直射

九重城裡去也見會元

第七卷太原亭上座章

又禪林類聚知事門并

祖庭事苑第三卷載之

蚊負莊子應帝王篇曰

在接輿曰是駘德也其

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

河而使螻負山也又秋

水篇曰且夫知不知是

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

子之言是猶使螻負山

商如馳河也必不勝任

矣 株守如第一卷楞

石鼓聖箭鼓山赴大

王請聖門送回至法

堂乃曰一隻聖箭直射

九重城裡去也見會元

第七卷太原亭上座章

又禪林類聚知事門并

祖庭事苑第三卷載之

蚊負莊子應帝王篇曰

在接輿曰是駘德也其

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

河而使螻負山也又秋

水篇曰且夫知不知是

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

子之言是猶使螻負山

商如馳河也必不勝任

矣 株守如第一卷楞

見會元第四卷或曰

簡記茲也○德敷詩見

碧岩集第十三則評

法螺法華經序品曰吹

大法螺擊大法鼓

命懸絲五祖去六祖曰

本為爭端止汝勿傳若

傳此命如懸絲見法

寶壇經 法從緣起華

嚴經第二十五卷金剛

幢菩薩頌曰了達業性

亦是業而亦不違諸法

相又亦不壞業果報說

諸法性從緣起○法華

經方便品偈曰諸佛兩

足尊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道在八弘如第一卷建引弘釋錄序中所云

石前漢書霍光傳曰田延年謂霍光曰將軍為國柱石又見事文類聚新集第六卷

二卷請冊藏經記中所注馬樞為霖書命上篇曰若金用汝作鑄若濟巨川用汝作舟

若大旱用汝作霖雨○孟子梁惠王下篇曰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

六和釋氏要覽稱謂

舊儒曰僧梵語具云僧伽謂言眾南山鈔云四入已上能御聖法辨得明事名之為僧僧以和合為

義言和合者有二種一理和謂同證擇感故二事和此別有六義一戒和同修二見和同解三身

和同住四利和同均五口和無爭六意和同悅 九疊史記平原君傳曰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

重於九鼎大口見書言故事第七卷 利影註字第三卷答翁茂主書中 石鼓聖箭鼓山赴大

王請聖門送回至法

堂乃曰一隻聖箭直射

九重城裡去也見會元

弘恭惟台下儒宗柱石佛國金湯為楫為霖負蒼生

重望如麟如鳳現聖世之祥光爰為六和之緣特

垂九鼎之命如某監入緇門慚窺利影石鼓聖箭未

得觀其鋒鋌壽昌鐵鋤何能襲其孤峻捧寶幢而心

悚聆玄音而神搖固知蚊負何堪安敢株守自便私

惟分當竭蹶怎奈勢有羈縻容出初春祇承太教伏

惟海涵曷勝雀躍

答傅幻心諫臺

儒釋同源似太虛而豈分疆界素縹異軌如一臂而

自有屈伸連之則一遺齊平昧之則千差競起苟非

智鑰曷啟迷關恭惟台下學窮內外識洞幽明百里

絃歌小試牛刀之刃九重恩旨頓超驄馬之班恐佛

法之久頹悲萬情之罔化爰垂真命下逮田不知雲

雲固唱道之場驚某甲非任重之器但承寵召豈敢

四方無奈事有羈縻以故行而濡滯容乘春風之電

祇承太教之嚴伏惟昭亮曷勝幸孔

留餘下集卷四

留餘下集卷四

留餘下集卷四

留餘下集卷四

留餘下集卷四

留餘下集卷四

留餘下集卷四

留餘下集卷四

留餘下集卷四

留餘下集卷四

留餘下集卷四

留餘下集卷四



嚴異解序中所云也

獨幽荀儒效近者謳歌

而樂之遠者揚蹶而趨

之身韻瑞 崔躍莊子

在宥篇曰雲將東遊過

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

鳴蒙左將相聯節躍而

遊

牛刀之及論語陽貨篇

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

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

雞焉用乎刀子游對曰

昔日偃也聞諸夫子曰

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

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三

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聽馬之班 書言故事第九卷曰唐龍朔二年改御史臺曰憲臺

杜突張孫侍御憲府舊於聽漢相曲為侍御史乘聽馬御史 任重論

語秦伯篇曰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固方如第三卷答問合大師書中所云 濡滯也語見孟子公孫丑下篇其註曰濡滯遲留也

一吹微鳴莊子則陽篇曰惠子曰夫吹簫也猶有嗚也吹竽者吹而巳矣堯舜人之所譽也

堯舜之譽人之前譽猶一吹也 慧光渾圓如第一卷陳瓊序中所云 東晉西乾古語曰不

讀東晉書身命西末意 契桂香記于第三卷與呂天池司農書中 見鞭影見碧石集第六十

五則 上國之光易觀卦曰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螢光何照 當與第三卷答問合大師

書曰燭火同看 鮑技

多窮注于第一卷建列

弘釋錄序中 混玉如

第一卷無異大師語錄

集要序中所記 續貂

已發于第三卷答問合

大師書中 雁雁與雁

同見前漢書評林字例

亦見韻瑞僅字下 淵

臨詩小曼篇曰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答杭州洪清遠中丞諸鄉紳

以干尋巨嶽非岐力之可勝一吹微鳴豈雷音之

堪並丞承上烈 歐旅匪材恭惟公臺慧光渾圓道韻

凝遠傳心宗於東魯契桂香而忘言探密旨於西乾

見鞭影而自驟既炳上國之光復峻法城之衛不玃

台札下諭田衣如某螢光何照聽技多窮謬嗣壽昌

之燈已稱混玉復居茗溪之席無異續貂浹厓淵臨

之憂猶懷形穢之而謹布謝忱曷勝悚慄

答嘉興施羽王相國諸鄉紳

恭惟公臺古今洞貫真俗妙融作皇家之柱石入沛

甘霖為佛國之金湯頓悟智種遠聆道韻未覩慈光

忽承鼎命之榮下逮田衣之賤囑續茗溪之前浪特

為雙徑之後致似將王位而置授庸材如舉泰山而

頓俾蚊負門余意而難煥燭火之光捧牘神搖已盡

心坐之氣推委未遑勉強應命謹布謝忱曷勝悚慄

答金壇于潤甫別駕諸鄉紳

神秀思入市見者皆以

奇玉入已濟字或子瑜

神秀思入市見者皆以

奇玉入已濟字或子瑜

神秀思入市見者皆以

奇玉入已濟字或子瑜

神秀思入市見者皆以

奇玉入已濟字或子瑜

神秀思入市見者皆以

奇玉入已濟字或子瑜

神秀思入市見者皆以

奇玉入已濟字或子瑜



之翼也每見珍稱嘆曰  
來玉在側覺我形穢又  
嘗語人曰與珎同遊則  
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  
久此事又見圓機活  
法第八卷算甥題

後勁左傳宣公十二年  
傳曰中權後勁註曰中  
軍制謀後以精兵為殿

王位庸材永明心賦曰  
赴從凡夫之身便登覺  
位類在白衣之地直坐  
龍牀註曰若信入華嚴  
一心無盡宗趣長者論  
云如將寶位直授凡庸

會元第十卷報恩法安禪師章引長者道如將梵位直授凡庸  
景慕類曰吳張紘見陳琳作武庫賦嘆美之琳答曰僕在河北少於文章而易為雄伯故使僕受  
此過談今足下在彼所請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此事本出吳志第八卷張紘傳註智臣奉  
馬源解華九卷曰譬如大主告諸群臣先陀婆來先陀婆者一名四寶一者器二者水

四者馬如是四物共同一名有智之臣善知此名若王洗時索先陀婆即便奉水若王食時索  
陀婆即便奉盤若王食口欲飲時索先陀婆即便奉器若王欲遊索先陀婆即便奉馬如是智  
臣善解大王四種密語  
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棲位余焉能戰  
也孟子曰恭也曰卻之  
卻之歛不恭何哉曰尊  
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  
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  
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  
當仁不讓論語衛靈公  
篇曰子曰當仁不讓於  
師  
學海雀珎哭李商  
隱詩曰辭林枝葉三春  
盡學海波瀾一夜乾見  
祖庭事苑第四卷龍  
門之望李太白與韓斯  
列書曰白聞天下談士  
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  
萬日使但願一識韓荆

伏以祖印空懸非智臣安知奉馬法筵地涌豈野鶴

可不高軒卻命固為不恭當仁敢曰不讓卷舒唯觀

時義保綏必藉檀門恭惟台臺昏際天朗宇海淵凝

出為國瑞德風播上苑之聲居作世模道價高龍門

之望紹玄猷於紫栢振頹運於金沙愧識荆之未能

幸仰斗之有日某志甘守璞識局疑冰虛慕丹霞選

佛之規冒入壽昌撥空之社暮探虎穴當買臣入仕

之年伏處荷山幾仲尼耳順之日守先師之重囑自

小巫之氣圓機活法第十二卷  
智臣奉

分藏拙於雲林遇聞老之慈光乃獲張風於石鼓因  
行掉臂便兩欺聖瞞凡無水生波遂敢撒沙揚玉蕊  
來若水懷一瓣以重招纔繞鶴林冀雙趺之再現何

期鼎命之賁遂有虛席之招既固遜而弗容乃勉承

而莫逮燭火繼日月之耀不亦難乎拱木當棟梁之

推非其質矣驢承象任謾言雲月是同難入鳳巢殿

恨溪山各異徒履臨冰之懼能忘維谷之憂臨塔無

任慚愧感戴之至

禪餘外集卷四



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  
於此豈不以周公之風  
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  
俊奔走而歸之登龍  
門則聲價十倍註曰後  
漢書李膺傳曰人有被  
其容接者謂之登龍門  
見古文真寶後集一仰  
斗窮愈傳贊曰愈遂以  
六經之文為諸儒倡且  
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  
之如泰山北斗云見韓  
文附錄又見書言故事

第六卷 守璞如第一  
卷傳信錄序中所贊  
疑冰文選第十一卷孫綽遊天台賦曰嗚夏蟲之疑冰註曰夏蟲近水智同乎夏蟲今既西之  
莊子北海若謂河伯曰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又曰夏蟲不知冬有寒冰亦猶小智不識  
高道故笑之 丹霞選佛會元第五卷曰丹霞天然禪師本習儒業將入長安應舉偶權者問曰  
仁者何往曰選官去禪者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往何所禪者曰公江西馬大師出世是選  
佛之場仁者可往 壽昌後空傳山禪語曰寶方勉余偈云空搜空兮功歟大有追有也德德  
護他迦葉安生理得便宜憂夫便宜私曰無明和尚住寶方時故曰寶方也 探虎穴班超曰  
不入虎穴不得虎子見祖庭事苑第二卷 賈臣入仕蒙求中表曰前漢朱買臣字翁子吳人家  
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帝使薪樵賞以給食擔東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妻求去買臣曰  
我年五十當富貴今日  
四十餘矣汝苦日久待  
我富貴報女功妻悲怒  
曰如公等終歲死溝中  
矣何能富貴買臣即聽  
去後數歲隨上計吏  
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關  
上書待詔公車會也子  
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  
說春秋言楚詞武帝說  
之拜中大夫與嚴助俱  
侍中 愚按前漢書朱  
買臣傳未見入仕在何  
年若由我年五十當富  
貴而富之則蓋指五十

佛之場仁者可往 壽昌後空傳山禪語曰寶方勉余偈云空搜空兮功歟大有追有也德德  
護他迦葉安生理得便宜憂夫便宜私曰無明和尚住寶方時故曰寶方也 探虎穴班超曰  
不入虎穴不得虎子見祖庭事苑第二卷 賈臣入仕蒙求中表曰前漢朱買臣字翁子吳人家  
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帝使薪樵賞以給食擔東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妻求去買臣曰  
我年五十當富貴今日  
四十餘矣汝苦日久待  
我富貴報女功妻悲怒  
曰如公等終歲死溝中  
矣何能富貴買臣即聽  
去後數歲隨上計吏  
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關  
上書待詔公車會也子  
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  
說春秋言楚詞武帝說  
之拜中大夫與嚴助俱  
侍中 愚按前漢書朱  
買臣傳未見入仕在何  
年若由我年五十當富  
貴而富之則蓋指五十

答楊聯京太守

依以禪河欲決防護全藉堅堤法棟思隆禱持心須  
合抱靈山已親囑付末法猶重金湯恭惟台臺上郡  
循良清時偉器龔黃政最洒淇露於人寰山斗望崇  
布陽春於聖世黔首盡荷春暉緇衣亦沾化雨悲少  
室宗猷之欲墜值紫雲殿役之奏成寶牘垂光荒林  
改邑某蠶測難及竿濫知慚管曾昂肆蛙鳴今敢再  
陳驢技况妖風浩浩幾成滿地之邪蹤正脉洵洵難

張朝宗之巨浪捨其難而趨其易勢可挽乎慎於行  
而密於藏時之宜也所以急過退鼓一任階下草溪  
不辭拙比寒蟬豈慮古根苔長若再鳴健惟於當路  
非所敢聞倘得挂瓶錫於間房是所素願俯俟鈞裁  
萬冀鑒亮臨楮不勝瞻仰之至  
答黃昱如諸文學  
其濫竿緇侶借座名藍三學久疎不成五長之技十  
科有缺僅同一呖之鳴問舍翠雲擬學龍山之隱還



之年法 仲尼耳順論

語為政篇曰子曰六十而耳順 雙跌再現會

元第一卷迦葉章曰濕

樂經云爾時世尊欲涅

槃時迦葉不在眾會佛

告諸弟子迦葉來時可

令宣揚正法眼藏爾時

迦葉在耆闍崛山畢鉢

羅窟觀勝光明即入三

昧以淨天眼觀見世尊

於懸連河側入般涅槃

乃告其徒曰如來涅槃

也何其駛哉即至雙樹

間悲戀號泣佛於金棺

出示雙足 拱木莊子人間世篇曰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斲之

○孟子告子上篇曰拱把之桐梓註曰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書言故事第五卷有墓

木拱故事 驢承象任維摩經不思議品曰龍象鸞鷲非驢所堪 鷄入鳳巢非從容錄第三十

五則 維谷詩大雅桑柔篇曰人亦有言進退維谷註曰谷窮也 法棟思隆易大過卦曰九四

棟隆或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攬乎下也 合抱老子經第六十四章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九層之臺起於累土 靈山囑付仁王護國經囑累品曰佛生波斯匿王令誡汝等五歲度後正

法欲滅後五十年後五百年後五千年元佛法僧此經三寶付諸國王建立守護 循良循吏之

謂殿史記有循吏傳 偉器高允字伯恭北魏人少孤有奇度崔宏見而異之曰高子黃中內潤

文明外照必為一代偉

器見排韻氏族大全豪

韻 龔黃漢書循吏傳 龔遂為渤海太守與政

禪餘外集卷四

錫石鼓波懷馮婦之羞空受累於虛名飄蕩弗息知

難逃於俗網勞役靡寧道途遙遙未聞縮地之術雲

山逶迤每動登龍之思忽接雲笈恍對玉山靖之欣

讀瑤翰渾同井露繁瀟宣意衰慵之縱尚煩高明之

慮兼蒙厚貺益重深漸惟願檀度益弘金城永固俾

魔外由是潛蹤僧行於為安處則翠雲幸甚某亦幸

甚矣臨楮不勝瞻跂

文

殺生之戒佛家首重之此非佛家之私言也蓋緣人

物之情所最愛者莫如生所最苦者莫如死故惡之

最大罪之最重者莫如殺又聞之天地之大德曰生

則知人之大德曰殺生矣上帝好生則知上帝所惡

在殺生矣元善之長也則知殺生為惡之長矣仁人

心也則知殺生非入心矣殺戒可弗重歟且人既以

仁為心則量包虛空寧有瘳痺之處機貫終始寧有

戒殺生

仁

仁

仁

仁

仁

仁

仁

仁

詩小雅有湛露篇

禪餘外集卷四

六



春陽春有脚故事已詳

第三卷與曾二雲方伯書中

皇本紀二十六年曰更名民曰黔首賈誼過秦論曰發先王之道燬百家之言以愚黔首見古文真寶後集

春暉孟郊遊子吟曰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難將寸草心報得三春暉見古文真寶前集

東方朔答客難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見文選

芋盞註于第二卷尚山庵記中

朝宗于海見韻瑞

慎於行密於藏行藏二字者本于論語述而篇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也密藏二字者本于易繫辭曰退藏於密也

退藏註第三卷與張二水相國書中

潛下草深長沙曰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裡須草深一文見會元第四卷

寒蟬後漢書杜密傳曰劉勝隱居

預已自同寒蟬見韻瑞

捷推見祖定事苑第六卷亦見翻譯名義集消具篇

三學戒定慧謂之三學見翻譯名義集示三學法篇

五長之技此用第一卷弘釋錄序所引龍

投故事而言之歟

十科釋經義解習禪明律護法感通貴身讀誦興福雜科謂之十科出高僧傳

緇門警訓下卷曰為僧不預於十科事佛徒消於百載

龍山之隱龍山禪師住庵洞山价

取禽獸而食之亦猶禽獸之相食而已然初計在塞其饑餒卒乃貪其腥味日甚一日屠戮肆行聖人起而哀之乃立禮以為之防曰仲春不許破巢毀卵矣魚不盈尺不鬻矣祭必以禮有常供矣宴必以禮有常數矣大夫無故不殺牛羊矣士無故不殺犬豕矣以豈聖人之本意哉不能止其所趨聊以仿其所濫故曰此聖人之不得已也夫物之與我形軀雖隔知覺實同貪生怖死與人何異今乃加彼無窮之極若

歌滅之時所謂天地萬物為一體者此心也此仁也故儒家聖人致中和必極於天地位萬物育至誠盡性必極於能盡物之性非迂也誕也一體之仁本如是也一體之仁既本如是而聖人之治天下乃不免於鮮食者何也則聖人之不得已也吾嘗考之佛經矣初初生民淳朴無偽故天生地肥及粳米以資其日用厥後機心漸長則地肥及粳米俱弗生而民乃艱食繇是饑火所逼殺機妄動以強凌弱以智凌愚

朝宗書禹貢篇曰江漢朝宗于海詩小雅沔水篇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見韻瑞

慎於行密於藏行藏二字者本于論語述而篇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也密藏二字者本于易繫辭曰退藏於密也

退藏註第三卷與張二水相國書中

潛下草深長沙曰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裡須草深一文見會元第四卷

寒蟬後漢書杜密傳曰劉勝隱居

捷推見祖定事苑第六卷亦見翻譯名義集消具篇

三學戒定慧謂之三學見翻譯名義集示三學法篇

五長之技此用第一卷弘釋錄序所引龍

投故事而言之歟

十科釋經義解習禪明律護法感通貴身讀誦興福雜科謂之十科出高僧傳

緇門警訓下卷曰為僧不預於十科事佛徒消於百載

龍山之隱龍山禪師住庵洞山价

預已自同寒蟬見韻瑞

捷推見祖定事苑第六卷亦見翻譯名義集消具篇

三學戒定慧謂之三學見翻譯名義集示三學法篇

五長之技此用第一卷弘釋錄序所引龍

投故事而言之歟

龍首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曰更名民曰黔首賈誼過秦論曰發先王之道燬百家之言以愚黔首見古文真寶後集

春暉孟郊遊子吟曰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難將寸草心報得三春暉見古文真寶前集

東方朔答客難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見文選

芋盞註于第二卷尚山庵記中

朝宗于海見韻瑞

慎於行密於藏行藏二字者本于論語述而篇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也密藏二字者本于易繫辭曰退藏於密也

退藏註第三卷與張二水相國書中

潛下草深長沙曰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裡須草深一文見會元第四卷

寒蟬後漢書杜密傳曰劉勝隱居

捷推見祖定事苑第六卷亦見翻譯名義集消具篇

三學戒定慧謂之三學見翻譯名義集示三學法篇

五長之技此用第一卷弘釋錄序所引龍

投故事而言之歟

十科釋經義解習禪明律護法感通貴身讀誦興福雜科謂之十科出高僧傳

緇門警訓下卷曰為僧不預於十科事佛徒消於百載

龍山之隱龍山禪師住庵洞山价

預已自同寒蟬見韻瑞

捷推見祖定事苑第六卷亦見翻譯名義集消具篇

三學戒定慧謂之三學見翻譯名義集示三學法篇

龍首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曰更名民曰黔首賈誼過秦論曰發先王之道燬百家之言以愚黔首見古文真寶後集

春暉孟郊遊子吟曰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難將寸草心報得三春暉見古文真寶前集

東方朔答客難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見文選

芋盞註于第二卷尚山庵記中

朝宗于海見韻瑞

慎於行密於藏行藏二字者本于論語述而篇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也密藏二字者本于易繫辭曰退藏於密也

退藏註第三卷與張二水相國書中

潛下草深長沙曰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裡須草深一文見會元第四卷

寒蟬後漢書杜密傳曰劉勝隱居

捷推見祖定事苑第六卷亦見翻譯名義集消具篇

三學戒定慧謂之三學見翻譯名義集示三學法篇

五長之技此用第一卷弘釋錄序所引龍

投故事而言之歟

十科釋經義解習禪明律護法感通貴身讀誦興福雜科謂之十科出高僧傳

緇門警訓下卷曰為僧不預於十科事佛徒消於百載

龍山之隱龍山禪師住庵洞山价

預已自同寒蟬見韻瑞

捷推見祖定事苑第六卷亦見翻譯名義集消具篇

三學戒定慧謂之三學見翻譯名義集示三學法篇

龍首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曰更名民曰黔首賈誼過秦論曰發先王之道燬百家之言以愚黔首見古文真寶後集

春暉孟郊遊子吟曰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難將寸草心報得三春暉見古文真寶前集

東方朔答客難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見文選

芋盞註于第二卷尚山庵記中

朝宗于海見韻瑞

慎於行密於藏行藏二字者本于論語述而篇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也密藏二字者本于易繫辭曰退藏於密也

退藏註第三卷與張二水相國書中

潛下草深長沙曰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裡須草深一文見會元第四卷

寒蟬後漢書杜密傳曰劉勝隱居

捷推見祖定事苑第六卷亦見翻譯名義集消具篇

三學戒定慧謂之三學見翻譯名義集示三學法篇

五長之技此用第一卷弘釋錄序所引龍

投故事而言之歟

十科釋經義解習禪明律護法感通貴身讀誦興福雜科謂之十科出高僧傳

緇門警訓下卷曰為僧不預於十科事佛徒消於百載

龍山之隱龍山禪師住庵洞山价

預已自同寒蟬見韻瑞

捷推見祖定事苑第六卷亦見翻譯名義集消具篇

三學戒定慧謂之三學見翻譯名義集示三學法篇



出易繫辭大全朱子曰

天地以生物為心上帝好生此語未見所出

○列女傳萬不疑母傳曰體上天好生之心者此不疑之母之謂也

元善之長也易乾卦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本

義曰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故於時為春於人則為仁而

衆善之長也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篇曰孟

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慈要語序中所註致中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誠盡性又中庸曰唯天下至

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

育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飲食書益稷篇曰禹曰予決九河距四海濬畝澮距河暨稷播奏

庶艱食鮮食考之佛經此說詳于法苑珠林第四卷當考知焉

以強凌弱極嚴經第四卷

愛同滋食不能止則諸世間卵化濕胎隨力強弱遞相吞食仲春下此說見禮記王制與月

令魚不盈尺不鬻矣孟子梁惠王上篇第三章註曰魚不滿尺市不得鬻人不得鬻○淮南子

主術訓曰魚不長尺不得取不期年不得食○禮記王制曰禽獸魚鼈不中殺不鬻於市大

夫無故下禮記王制曰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

又見玉藻篇其心已非人心孟子曰人皆有不忍入之心見公孫丑上篇孟子下此語見

禮記卷四

資我一刻之微甘於情安乎於理當乎取彼至切之

身命享我閑泛之人情於情安乎於理當乎殺彼命

而冀延我之命殺彼身而冀養我之身殺彼父母妻

子而冀保我之父母妻子於情安乎於理當乎即不

待反已而推試思其生上刀砧活投湯鑊恐怖呼號

之狀疾痛怨恨之情可忍乎可食乎如以為可忍可

食則其心已非人心耳孟子曰君子見其生不忍見

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豈姑息之私情哉至於輓

近於世尤有不忍言者世風薄惡競尚浮靡窮極口

腹之欲羅盡水陸之珍一殮之饌至殺生靈數百命

其尤可痛者居父母之喪飲酒食肉死同吉宴所殺

生命尤為無數祇此一節遠違古聖之禮近犯

天朝之律外結怨恨之仇內滅仁孝之脉為儒乎非

儒乎為善乎非善乎每有規之者輒以世俗譏嫌為

辭夫不懼聖制不懼王法不懼不仁不孝之實惡而

獨懼世俗之浮議果何見哉果何見哉嗚呼凡愚之

喪者大梓之前皆未可

近於世淨慈要語於字

作之字愚謂輓字者晚

字之義乎居父母之

喪下學嘉言篇曰今之

士大夫居喪食肉飲酒

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

醜然無愧人亦恬不為

禮記卷四



民固且隨俗而趨豪傑之士豈可習而弗察乎管黃山谷作頌曰我肉衆生肉形殊體不殊元同一種性只是隔形軀苦惱從他受肥甘爲我須莫教閻老判自揣看何如戒殺之意斯頌盡之矣至於因果感應之說理所必然決難逃避非獨佛經詳之史傳載之即耳目覩聞昭然不誣但君子止惡非爲畏罰爲仁豈爲貪報不過自完其人心而已高明者幸鑒之

戒溺女

孟子下見孟子公孫丑上篇 螺飛蠕動此語 見淮南子原道訓 猿哀子臨川東與有人入山得猿子歸母遂至其家山人縛猿子於樹上以示之其母搏頰向人哀乞竟不能放繫殺之猿母悲號而死剖視之腸皆斷未幾一家疫死是淨慈要語下卷又萬善同歸集中卷有節隱峯故事 虎顧子莊子天運篇曰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 命於天地之間韓愈原人曰形於

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見古文真寶後集

嘗聞業海之中惟殺業爲最重殺業之中惟殺入爲最重殺入之中惟父子相殺爲最重殺子之中惟無罪而殺爲最重今世俗溺女正所謂殺無罪之子愆之莫大者也而世俗恬不知怪視以爲常不亦異乎管孟子謂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直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今舉女而溺之是愛子不及鄰人之子矣不特此也獄中之

嘲遊愛助



囚罪本當決刑官尚展轉於秋冬以延其頃吏之生  
今舉女而溺之是愛子不及罪死之囚矣不特此也  
仁人惻隱之情無不遍滿即蠛蠓飛蠕動尚不忍傷令  
舉女而溺之是愛子不及蠛蠓之微矣不特此也  
福之極莫尚于禽獸然聞猿因哀子而斷腸虎數回  
頭而顧子其愛子之情宜有擇於男女哉今舉女而  
溺之是愛子不及禽獸之仁矣為人父母而所為若  
此姑勿論其明有覆殺之條幽有絕嗣之報但觀其

承祀祖庭事死第二卷曰禮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遠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此皆祭先祖遠近之差所紀已上皆為毀廟墠首繕除也私曰此說見禮記祭法篇  
賭嫖二字義未詳

纔離母胎即拋死所呼號不及痛苦無訖宛轉溪澗  
之中路人不敢正視而為之父母者果可為乎不可  
為乎嗚呼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不忍入之  
心也今忍心至此曾禽獸之不如又何以自命於天  
地之間也吾嘗廢求其故莫能自解將謂女仕他門  
無關於代老承祧而溺之歟獨不白生男而流蕩四  
方其奈之何將謂省費奩資而溺之歟獨不白生男  
而賭嫖傾家其奈之何將謂逆料不賢而溺之歟獨



鬼神之誅 莊子庚桑楚  
篇曰 勢不善乎顯明之  
中者人保而謀之 勢不  
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  
而誅之 明乎人明乎鬼  
者然後能獨行

賈日 後漢書五行志曰  
靈帝中平六年二月乙  
未 有虹貫日 註曰 春秋  
感精符曰 虹貫日 天下  
悉極 文法大擾 百官殘  
賊 酷法橫殺 下多相告  
刑用 及族世多懷刻獄  
多怨宿吏 皆慘毒

飛霜天選第三十九卷  
江文通書曰 督者賤臣 心  
於燕惠王 惠王信譖而繫之 鄒子仰天而哭 正夏而天為之降霜 蒙求曰 庚女振風 鄒衍降霜

不曰生男而敗辱家聲 其奈之何 將謂家貧難度而  
溺之歟 獨不曰生男而必衣必食 其奈之何 將謂無  
男多女而溺之歟 獨不曰受此 其報竟世無男 其奈  
之何 揆厥所繇 不過習殺為常 仁心漸滅 處流俗之  
皆同欺 王法之無舉 徒便私家之計 罔畏鬼神之誅  
耳 用是知為之女者 其冤枉忿恨之情 直當貫日而  
飛霜為之 父母者 其乖戾不祥之氣 必且遮宇而蔽  
宙 豈非造莫大之愆 而無窮之禍 故觸自傷心 用茲

飛霜擊於燕地 庚女告天 振風襲於齊臺 註曰 淮南子曰 鄒衍盡忠  
於燕 惠王信譖而繫之 鄒子仰天而哭 正夏而天為之降霜 蒙求曰 庚女振風 鄒衍降霜

饒舌異新力 改相勸回風 倘見他人棄女 曲為區處  
全其生命 未必非轉禍成祥之一機也

勸放生

嘗聞之諸佛 眾生一心也 諸佛以眾生之愛而成其  
慈 故其慈最大 眾生以諸佛之慈而封為愛 故其愛  
最廣 最廣之愛 靡不愛也 而莫愛於護已命 最大之  
慈 靡不慈也 而莫慈於拯眾命 是以古之君子 樂於  
放生者 良以上體諸佛之大慈 下滿眾生之深愛 為



盼盼孟子滕文公上篇  
曰為氏父母使民盼盼  
然註曰盼恨視也  
不堅之財三藏法數第  
十一卷曰三種不堅易  
三堅法一不堅財貨  
堅財二不堅身貨易堅  
身三不堅命貨易堅命

善之大孰過於此是慨自殺機一啓慘毒廣行百計搜  
羅千方掩取或緊閉籠檻之內或生懸刀俎之間胎  
落魂飛母離子散口憤憤而誰告目盼盼而求援正  
如擬決之囚逼近死門亦如安居之眾勿道橫據其  
疾苦之狀哀怨之情為何如也所以諸佛於此苦戒  
殺生廣勸放生捐我不堅之財贖彼至重之命或必  
止一二或多至萬千使其易危為安臨死得活天高  
海濶一任遨遊日煖風和同歸熙皞雖曰最小之施

實為莫大之德矣即母論其或為未來諸佛或是多  
生父母但知覺是同理必難忍亦無論其或獲報於  
生前或受償於後但生機一觸情自難忍况當草  
木之黃落尚戚然而生悲見雲霧之陰慘猶凄然而  
失樂驗知真心必遍滿於十虛至仁直流貫於萬彙  
豈有血氣之屬及無哀愍之誠哉唯願常行拯濟界  
仁脉之恒流廣喻朋儕使慈風之普被完滿本來之  
心保全自己諸佛仰贊皇仁之化點回殺連之機



為善最樂 後漢書東平

憲王傳曰明帝詔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見韻瑞

德不孤立 論語里仁篇

曰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仁必有輔 論語顏淵篇

曰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器非自成 禮記學記篇

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

自棄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見離婁上篇

形迹之表 莊子德充符篇曰中徒嘉謂子產曰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私曰夫子者指伯昏無人也聲色之先莊子田子方篇曰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耶仲尼曰若

夫入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切選詩衛風淇澳篇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易曰

下易名卦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木義曰兩澤相麗互相滋益朋友講習其象如也 求之

已論語衛靈公篇曰子曰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 已之所短崔子玉座右銘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見文選第五十六卷 蓋人病人衰休圓覺經序曰不以其所長病久故無排斥之說不以其未至蓋以故

無胸臆之論 察及勵

堯中庸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通言

詩大雅板篇曰先民有言詢于撻蕘 訪及

工瞽孔子訪樂於長弘 學琴於師襄其事見韓愈師說私曰工者言長弘也瞽者言師襄也

景行詩車牽篇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註曰景行大路也大路則可行有明行者則而行之若行大路也見書言故事

是謂為善最樂莫非太平盛事請垂隻手毋續雙眉

善友篇

友之誼尚矣德不孤立仁必有輔功難獨運器非自成雖據崇高之位非友則不能安雖懷琦瑰之寶非友則多自棄至有父不能得之於子君不能得之於臣兄不能得之於弟夫不能得之於婦者每發於友之一言而卒完其美友之功顧不重歟然友之名一友之實殊有友以情者有友以利者有友以道者友

以情友以利又何貴於友哉其必友以道乎友以道則相忘于形迹之表相契于聲色之先切磋砥礪唯道是歸可以去吾之偏可以啓吾之蔽可以補吾之闕可以成吾之長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友誼之不可不重也明矣自世風既降友道日衰天下之稱友者利與情而已或利有時而弗得情有時而偶乖則怨尤起或求之已者約束之人者備諱已之所短忌入之所長則怨尤起由是憤憤焉告於人曰

所短忌入之所長則怨尤起由是憤憤焉告於人曰



第六卷

他石攻玉詩鶴鳴篇曰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註  
曰程子曰玉之溫潤不  
下之至美也石之麤厲  
天下之至惡也然兩玉  
相擊不可以成器以石  
磨之然後玉之為器得  
以成焉猶君子之與小  
人處也橫逆侵加然後  
脩省畏謹數心忍性曾  
益預防而義理生焉道  
德成焉吾聞諸邵子云

天下無良友天下無良友豈盡友之弗良哉則取友之道未善也古之善於取友者勿盡入之情勿觀入之利勿以所長蓋人勿以所短病入重亟焉惟善是取至有抱神明之資居九五之位而察及芻蕘訪及工瞽則何莫而非友哉至於景行前哲則友不問今古矣他石攻玉則友不問善惡矣廣之至於天法其高地法其厚日月法其明寒暑法其變羽毛鱗甲草木金石罔不有則罔不可法豈可謂天下無良友哉

在疾論語陽貨篇曰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囊中第一卷送僧出遊序所贊 卒之于道揚子法言重黎篇曰卒之屏營註曰卒終也之至也

余少多狂疾不能納交于大人君子之門又以才疎學淺故大人君子亦多弗錄於囊中然卒之于道不至大有悖戾者實得於友之功居多也茲有所感及筆之以諭來者毋曰天下無良友則善也

祭玄沙宗一大師塔

崇禎甲戌閏八月十五日鼓山白雲峯湧泉寺住持  
後學比丘某謹以山蔬巖茗致祭於古玄沙院宗一  
大師之塔而言曰大道既南宗燈益熾雪峯演德壻

首出易乾卦曰首出庶  
物萬國咸寧 再來會  
元第七卷玄沙章曰雪  
峯曰備頭陀再來人也  
踴破玄沙初謁雪峯後  
欲編歷諸方參尋知識  
携囊出嶺築菴脚指頭  
流血痛楚忽猛省云是



身非有痛自何來遂即  
 回雪峯見禪林類聚參  
 學門 逆風把極見從  
 容錄第二十四則註  
 象骨之球雪峯因玄沙  
 問其用如今大用去和  
 尚作廢生師遂性三箇  
 木球一持拋出沙遂性  
 斫牌勢師云你親在靈  
 山方得如此沙云也解  
 是自家底見禪林類聚  
 器用門 鼓山之眼會  
 元第八卷福列安國院  
 慧球寂照禪師章曰梁  
 開平二年玄沙將示滅  
 閱帥王氏遣子至問疾仍請密示繼踵說法者講沙曰球子得玉點記遺音乃問鼓山臥龍法帶  
 孰當其任鼓山舉戒下宿德具道眼者十有二人皆堪出世王亦然之至開堂日官寮與禪侶俱  
 會法廷王忽問眾曰誰是球上座於是眾人指出師王氏便請留坐 三幅白紙玄沙備禪師令  
 僧脫書上雪峯峯上室開緘見三幅白紙乃呈示大眾云會慶良久云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僧

之脉枯木開覺樹之華唯師首出實稱再來白龍江  
 上棹向萬頃之波飛鳥嶺頭踢破大千之界逆風把  
 柁收向象骨之球出格生機奪却鼓山之眼寄去三  
 幅白紙直要欺聖瞞賢接得三鐘病人盡教成佛作  
 祖敢保靈雲未徹走遍四海之脚跟直折鏡清澄譚  
 東盡諸宗之手段雷霆千載輝映十方某濫入緇流  
 稍窺刹影叨主鄰峰之席如淵如冰幸瞻白塔之光  
 若山若斗松濤島韻長聞法語之恒流山月江雲盡  
 道德 古初註師卷五見

歸舉似師師云山頭老漢蹉過也不知見禪林類聚馳書門 三種病人見禪林類聚問疾門并  
 碧巖集第八十八則 靈雲未徹見禪林類聚在果開空谷集第十六則 鏡清澄譚見禪餘內集  
 第六卷并禪林類聚問法門 刹影如第三卷答有茂才書中所註 如淵如冰已註于前答稅  
 川清共遠落中 若山若斗如前答登壇下潤甫落中所記 如在論語八佾篇曰祭如在祭神  
 如神在

祭真寂聞谷大師 此篇  
 者當與次所載之塔銘  
 合而看焉 毘藍因果  
 經云二月八日夫人往  
 毘藍尼園見無憂華舉  
 右手痛從右脇出見翻  
 譯名義集林木篇 岐  
 嶼詩大雅生民篇曰誕  
 實匍匐克岐克岐岐曰  
 岐嶼岐成之狀書言故  
 事第二卷曰小兒聰從  
 曰此兒岐嶼 翻醜醜  
 音迢迢 毀齒也醜音觀  
 毀齒也男子八月生齒

觀靈儀之如在茲掃片石臧物尚存持焚瓣香玄關  
 非貌伏惟尚嚮  
 祭真寂聞谷大師  
 崇禎丁丑春二月朔自住福州鼓山湧泉禪寺真戒  
 弟子某謹以辦香杯茗致祭於甸山真寂堂上聞谷  
 大師之靈而言曰於惟大師世隆隱德夙真靈姿將  
 降毘藍門外驚介胃之擁方離襁褓額邊瞻宰堵之  
 懸岐嶼即斷葦茹齧齒不為兒嬉早慕真諦汲厭俗



八歲而離女子七月生  
 爾七歲而離見字彙  
 歸真列于天瑞篇曰精  
 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  
 之鬼歸也歸其真室  
 五雲門淡指雲門露字  
 之見卷銘 彈指如第  
 三卷與曾二雲大參書  
 中所託 捕草見從容  
 錄第四則 變黃金會  
 元第六卷伏龍一世禪  
 師章曰攪長河為酥酪  
 變大地作黃金 可住  
 中峯行錄曰隨所寓草  
 創菴廬皆曰可住又因  
 以自號焉見中峯廣錄第  
 三十卷 記 金鏢涅槃經第八卷曰如百盲人為治盲故造誦良醫是時良醫即以金鏢決其眼膜  
 觀如第一卷重棒鐵關禪師語錄序中所託 犀燭晉溫嶠過牛渚磯波不可測世云下多怪物遂  
 然作而照之須臾見水族慶人奇形異狀嶠於是夜夢人謂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日事

塵既入緇流遂培慧種清平庵裏便究生心之源屍  
 陀林中忽達歸真之路儀峰鼓震奎來不用擬心五  
 雲門淡直人何須彈指蒙頭雙徑咲破虛空講得經  
 捕草若茲頓變黃金渾作池佛眼同佛心交徹永明  
 之宗鏡煌煌妙智兼妙行雙超幻住之高蹤歷歷屹  
 未流之砥柱力挽狂瀾握當代之金鏢別開蒙翳鐵  
 關據險雞籠難瞞犀燭生光妖形莫遁看間挂劍殺  
 活祇在臨時舌本金蓮語默無非這個法雲蔭地合

活臨時 舌本含蓮黃藥曰心如大海無邊際口吐紅蓮養病身見碧岩集第十一則評 寶堂之  
 錫手歲寶堂和尚傳見會元第二卷著傳中無錫事殊詳 無諸之鄉史記東越傳曰閩越王無  
 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由此則指閩越言無諸之鄉乎 春暉注下前  
 答楊聯京太守故中  
 海飲莊子逍遙遊篇曰  
 鷦鷯巢於深林不過  
 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寶璞如第一卷傳信錄  
 序中所註 繫匏孔子  
 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  
 繫而不食見論語陽貨  
 篇 羣石之點首道生  
 法師入虎丘山堅石為  
 聽徒講涅槃經至聞提  
 有佛性處曰如我所說  
 義契佛心不羣石豈肯  
 肯之見佛祖通載第七  
 卷 神鼎垂引慈明冊

文類聚前集第十七卷文見福庭事苑第四卷 殺活臨時會元十五卷雪竇章曰權柄在牛殺  
 活臨時 舌本含蓮黃藥曰心如大海無邊際口吐紅蓮養病身見碧岩集第十一則評 寶堂之  
 錫手歲寶堂和尚傳見會元第二卷著傳中無錫事殊詳 無諸之鄉史記東越傳曰閩越王無  
 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由此則指閩越言無諸之鄉乎 春暉注下前  
 答楊聯京太守故中  
 海飲莊子逍遙遊篇曰  
 鷦鷯巢於深林不過  
 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寶璞如第一卷傳信錄  
 序中所註 繫匏孔子  
 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  
 繫而不食見論語陽貨  
 篇 羣石之點首道生  
 法師入虎丘山堅石為  
 聽徒講涅槃經至聞提  
 有佛性處曰如我所說  
 義契佛心不羣石豈肯  
 肯之見佛祖通載第七  
 卷 神鼎垂引慈明冊

地載而同滋慧日且空盡空舍而普耀每橫寶堂之  
 錫三屆無諸之鄉拂開寶善寒雲死成佛國大布閩  
 甌化雨有至河傾寸草悉獲春暉鼯鼠亦恣海飲某  
 癡懷腐璞癖甘繫匏舌長滋苦安庸羣石之點首門  
 無半屨自分之一壑以藏身偶觀慈光即蒙過譽爰有  
 寶戒之託兼參密印之同類神鼎之垂引慈明以圓  
 通之力噓大覺豈意古道而再見今日遂使駕駘而  
 備驅後塵三越王春未瞻象表兩承手翰猶聽獅絃



通力嘔大覺事見釋

氏替古畧第四卷書言

故事第十卷曰未薦舉

曰尚借吹噓之力王

春書言故事第十卷曰

稱正月曰王春之月

梁木速壞禮記檀弓

上篇曰孔子蚤作登手

我秋浦橋共門歌曰奉

山其頽乎梁木其壞

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

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

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

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

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

遂趨而入又家語終記解篇載此事

禘誠易既濟卦九五曰東鄰殺

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註曰禴薄祭也

禘若晨星如第一卷弘釋錄序所具

其至于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

三卷答曾愚公學院書

宗尚道教避世祖諱改女為真北方玄武乃龜蛇之屬後人不覺其義畫真武作一人散髮握劍

足踏龜蛇競傳道教中

其代其人修行如此也

聖師禮記學記篇曰古

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

術有序國有學

釋氏要覽剃髮篇曰僧

祇律云佛制年不滿十五

不應作沙弥後在迦維

衛國阿難有親里二小

兒沈露阿難養育之佛

問何不出家阿難曰佛

言佛制不許度佛問是

二小兒能驅食上鳥其

蒼能佛言聽作驅鳥沙

弥最下七歲至年十者

何鶴林之談遠終乃蓮邦之緣正熟滾痛梁木之速

壞益嗟大地之無光鳥韻風聲總成愁嘆江雲山月

盡是悲心既千里而特來僅杯茗以致真持陳走憐

聊展禱誠伏惟尚饗

塔銘

聞谷大師塔銘并序

古今大聖大賢之興於世也雖隱顯殊途收放異轍

無非範正軌防逸流俾眾生歸於本元覺地而已自

入明來祖席荒涼稀若晨星加之狂慧競張

已極於此非有人焉

其如眾生何哉吾於武林聞谷大師見其人矣按狀

大師諱廣印字聞谷掌石其別號也構李嘉善人姓

周氏父珊有隱士風母趙氏夢玄武神仗劍率諸甲

士擁護其門覺而生師

屠懸空而住稱長隨父

師曰我眼前常見此策不識其名不以告人耳此後

已極於此非有人焉

其如眾生何哉吾於武林聞谷大師見其人矣按狀

大師諱廣印字聞谷掌石其別號也構李嘉善人姓

周氏父珊有隱士風母趙氏夢玄武神仗劍率諸甲

士擁護其門覺而生師

屠懸空而住稱長隨父

師曰我眼前常見此策不識其名不以告人耳此後

已極於此非有人焉

其如眾生何哉吾於武林聞谷大師見其人矣按狀

大師諱廣印字聞谷掌石其別號也構李嘉善人姓

周氏父珊有隱士風母趙氏夢玄武神仗劍率諸甲

士擁護其門覺而生師

屠懸空而住稱長隨父



省名驅鳥沙弥若年十四至十九名應法沙弥若年二十也上皆號名字沙弥空谷南嶽下二十四世杭州正傳院空谷景隆禪師傳法於白蓮安禪師也見會元續略第三卷儀峯和尚如第三卷答聞谷大師書中所云也雲門露字雲角僧問殺父殺母向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甚麼處懺悔師曰露見會元十九七女遊屍陀林話見禪林類聚尼女門

不復再見七歲從塾師受小學即能通其義父命習儒不願常與自端坐誦秘密伽陀年十三父知其志乃捨送杭之開元寺為驅鳥寺房空谷隆禪師道場師既剃度慨然有慕隆之志一日見壁間法界圖問其師曰十界從心生心從何處生其師不能答時西蜀儀峰和尚結菀於清中之陰往叩之峰曰汝要會須妙悟始得師曰如何得悟去峰乃教看雲門露字師一聞便信直下挨拶至忘寢食峰深器之偶因閱

丙丁童子來求火話此語見會元第十卷報恩玄則禪師章○碧岩集第七則話曰青林會元十九從容錄第十七則話曰青峯此曰鏡清未詳其所由

七女遊屍陀林話忽有省峰舉丙丁童子來求火話話師曰鏡清恁麼道法服亦恁麼道如何有悟不悟師曰初以識心澹泊所以不悟後則直下承當便能大悟也峰舉拳揮案一下厲聲曰恁麼則汝大悟也痛罵驅出門師於此直得白汗津津淚背於是更發憤力參年二十四儀峰和尚歸蜀師乃離受業入雲棲進具二十六從介山法師習合宗暮年獲與介異之每開講必徵師為座元二十七會城當道請雲棲



維  
勸象跡論非  
駢所堪

無引禪師南嶽下三十  
一世蘇州車溪無引性  
中禪師淨法於敬畏空  
禪師見會元續畧第四  
卷  
亮座主因緣見會元第  
三卷并禪林類聚講經  
門

大師開法淨慈時萬眾圍繞龍象蹴踏持舉師為維  
那時頭角已浸浸露矣數年來晝則聽講夜則坐禪  
功夫並進未能純一神識及參無幻禪師勉以綿密工夫  
師乃謝去講肆攝靜於西溪法華山單丁四年或數  
日不食或一坐連朝因參請漸多恐廢已事乃曳杖  
而去乞食民間尋上雙徑結茆於白雲峰下影不出  
山者六載竟亮座主參馬祖因緣疑不能釋一日見  
黃瑞香花忽大悟作偈曰却是虛空講得經碌碌磚瓦

佛言卷九

龍池南嶽下三十二世常州龍池有正傳禪師其笑嚴實禪師之嗣也見會元續畧第四卷  
覺隨列子楊朱篇曰昔日宋國有田夫常行溫甕僅以過火暨春東作自曝於且不知天下之有  
廣廈隍室綿纒狐貉顧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秋岳為機師重賞重之富室告之曰昔人  
有美哉菽甘泉莖并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撫心於腹眾西而怨之其人大慙  
子以類也

礫正堪聽向來扭捏娘生鼻錯認葫蘆作帝瓶大原子上座語自注從茲  
礙膺之物已釋然矣於是出山至雲棲受菩薩戒朝  
夕請益遂盡得雲棲之道至且陽參龍池又有和尚

適池負喧塔下師問曰和尚在那裏池曰恰好不在  
師即展禮池便攜手上法堂人事畢池曰昨日上堂

舉驚奴白牯話雖有進語不愜老僧意大原子作廢生道  
師應聲曰三世諸佛不知有驚奴白牯却知有從來

迷悟不相干如何教他出得手池復出所著德山托

第六十九則  
德山托鉢見禪林類聚  
水鉢門

雜錄人集卷四

九



同條生不同條死岩頭  
語見碧岩集第五十一  
則并從容錄第五十則  
一頭地書言故事第六  
卷曰嘉祐二年歐陽公  
知貢舉試官梅聖俞得  
蘇軾形賞忠厚之至論  
以示公公驚喜以為異  
人欲以冠多士疑門人  
曾子固助為乃真第二  
選度以春秋對義居第  
一公曰老父當避呼嶺  
一頭地  
宜與前所謂宜陽也

鉢頌示師且曰汝別頌看師即頌曰未後之句有也  
無德山父子太誦誰同條生不同條死活得三年恨  
轉多池喜甚謂師曰何不承當此事共相唱和師不  
自肯池曰更欲如何曰視圓悟大慧為多愧耳池撫  
然曰當今學者未會先會那能得不自肯如子者乎  
老僧當避一頭地矣盤桓數日瀕行池送至門外撫  
師背曰老侄我還疑你在師曰甚處疑某甲池曰如  
何是密啟其意師曰今日不打宜與轉池呵呵大笑

無何前漢書陳平傳曰  
居無何師古曰無何猶  
言無幾時

師頂笠便行北遊五臺還至徑山時海內禪席宗家  
吳越間至不聞名字師甚感之乃與馨峰諸師議始  
初禪期於觀音殿繼復結期於蓮居永慶英納駢至  
尅期煅煉多有噴地一發者時儀峰老人渡來自蜀  
師因得益微玄奘重辯差別印明上之古無何峰  
歸師乃隱於湖之菁山寒苦特甚因得痞疾屢出  
山壬子將還雙徑取道瓶窰止宿下道者家下以瓶  
窰為雙徑兩目之孔道而行脚師僧無所託宿欲豎

雙徑外集卷四

三



紫伯大師伯當改作栢

莖草為接待之所乞師主其事師雖志在巖高而大  
悲願重聞斯惻然遂鳩同志四十人各損鉢鉢草  
創數椽聊資雲水之一宿適朱平涵相國入山禮此  
栢大師靈龕聞其事深加嘆賞乃為購地為址既而  
縉紳諸公皆竭力贊成不數載鬱成叢席乃移真寂  
廢寺舊額名之戊午秋師以接待之事苟定仍欲巖  
棲以遂初志乃以院事託一善上人杖笠南遊隱於  
建州之廢寺凡三載而為踪跡者所得迎請絡繹於

道師掉頭不顧會一善遷化乃從眾請而歸歸則稍  
稍經理即請淨慈玄津法師主之師乃退居無何津  
師遷化師不已復視事時四方衲子參請如雲眾至  
五千指規約之嚴整僧行之精勤稱江南法社之最  
矣庚午復以叢席屬長明玄著法師而自為峨嵋之  
遊因病乃中止於楚之黃安建州寶善走大屋與茅  
廉徐公天倪等聞師在黃即往迎歸寶善浙人復往  
請之師曰候七旬不掩息當歸耳甫及四載而玄師

廉徐公天倪等聞師在黃即往迎歸寶善浙人復往請之師曰候七旬不掩息當歸耳甫及四載而玄師



啓行詩六月篇曰元戎  
十乘以先啓行註曰啓  
開行道也猶言發程也

從天而下前漢書周勃  
傳曰亞夫擊吳時趙涉  
曰將軍何不右走藍田  
抵洛陽直入武庫諸侯  
聞之謂將軍從天而下  
也見韻瑞

狼狽言故事第七卷  
曰言顛倒失據者曰狼  
狽狼狽是兩物復前兩  
足絕短每行常驚於狼  
夫狼則不能動漢紀論  
周勃狼狽失據塊然囚

三朝下廿八字未詳其  
義  
服膺孔子曰回之為人  
也擇中庸得一善則拳  
拳服膺而弗失之矣註  
曰拳拳奉持之貌服猶  
着也膺留也奉持而着  
之心膺之間言能守也  
見中庸  
無盡法師續釋氏替古  
畧第三卷曰無盡法師

復化去衆乃請師復歸真寂實崇禎乙亥正當師七  
旬之年也師既啓行闖入呼道速留與不得前及杭  
杭人忻忭踊躍以為師從天而下也明年曹安祖大  
衆延師於荆谿度夏秋七月歸自荆谿遍歷舊遊諸  
處衆頗疑之臘月八日說戒畢即示微恙至十七日  
戌刻泊然而逝其逝前一日猶手書與徑山長老送  
仁王經勸其展誦報國度索紙書誠語云某老矣  
今更狼狽之甚切思龍林雖建行法初未加勉汝等

又李密陳情表曰臣之進退實繫狼狽

當各務本衆加功運行以報佛恩 皇恩以老僧耿  
耿一片熱心腸也餘更無所言者師器宇清和定動  
嚴密初剃染時歸省觀辭行母送之曰三朝媳婦一  
世禪和子其勉之師常言我於此兩句終身受用不  
盡故師生丰滴水滴凍不肯一念自弛其服膺深也  
常與無盡法師修法華懺於勝果寺入觀時聞磬地  
一聲如大山崩不覺身心俱釋以問尊宿宿曰此罪  
滅相也師雖洞透祖關而懲世俗之弊終不以悟自



諱傳燈着楞嚴圓通疏  
蓋謂此入乎

三宗鼎立洪覺龍曰予  
嘗游東吳寓於西湖淨

慈寺寺之寢堂東西廡  
建兩閣甚崇麗寺有老

衲為予言永明和尚以  
證首慈惠天台三宗互

相冰炭不達大全故館  
其徒之精法義者於兩

閣博閱義海更相質難  
和尚則以心宗之衡準

平之見林間錄下卷此  
曰三宗蓋指賢首慈惠

天台乎○前漢書蕭通  
傳曰參分天下鼎足而立

心服孟子公孫丑上篇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逾也以德服  
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  
大弘法化折着有楞嚴正觀疏永嘉集註行世  
羅以云清涼又古師翻戒論語子張篇曰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註曰閑闕也

居當叢席既成徑山僧眾雲集懇師開堂師堅持不

許及自閩歸司理黃公與諸檀護復以為請師曰我

孀居久矣復更適入耶教家三宗鼎立師皆能洞晰

其微時或為眾演說聞者靡不心服常與三宗諸師

論議屢能屈之師遊五臺時月川法師出示正量論

師力闢其非往返數日川卒無以應其化導法眾則

禪教雙舉不局一途然必以尸羅為之開學者少逞

知解師必深錘痛劄未嘗少假期於爆新命根而後

以尸羅為之開翻譯名義集辨六度法篇曰尸

以此物之出入未嘗少假列子湯問篇曰且小假之以觀其以註曰小假者小寬也會元言十

九為趙令於居士章有不少假語中峯行錄曰及其勸辦學徒未擇心法無假借真許可察然

如秋霜烈日嚴不少貸見中峯廣錄第三十卷漢官威儀具第三卷與李青即茂不書形弓

詩形弓篇曰形弓張弓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悅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註曰此天子燕有功

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

歌也紫綬前漢書百

官公卿表曰相國丞相

皆秦官金印紫綬○思

謂金印紫綬亦通他官

不可局一様也水乳

之契如第一卷傳信錄

摩所具也函恭已註

于第一卷古梅錄跋中

揮戈之力淮南子覽冥

訓曰魯陽公與韓構難

戰酣日暮援戈而搗之

日為之及三舍億萬

斯年詩大雅下武篇曰

於萬斯年受天之祚

已其於古德機緣則多有偈頌別出手眼其問答語

句則機辯自在則無定軌然皆嚴誠不許錄故知者

鮮矣大抵師之一言一行無非力為大法隄防至有

蒙眾誦而弗恤犯眾怒而弗顧者庶幾使學者於衰

殘寥落之餘猶見漢官威儀然後知師開道之心獨

苦而維世之切獨深也師主叢席二十五年建道場

二所度弟子千有餘人其得戒弟子萬有餘人若夫

形弓紫綬屈節而問道者則不下數百人也生於嘉



靖丙寅六月十六日寂於丙子十二月十七日世壽七十有一僧臘五十有八至丁丑年九月初六日弟子奉全身塔於孔青之陽其所編集有宗明警語一卷門人錄其遺語凡四卷先是某癸酉春一見師於建州遂有水乳之契因付以大戒明年春推某主鼓山今春訃音至千里赴弔而諸縉紳遂以虛席見命且屬以塔上之銘某以受知之深義不敢辭乃為之銘銘曰 祖庭日晦狂慧轉蝕癡執昧空鹵莽何極

永鉢塔佛祖統紀法門元顯志云佛入滅帝釋於善見大城起四塔城東照明園髮塔城南租澀園永塔城西歡喜園鉢塔城北駕御園牙塔名初利四塔○宋文憲公護法錄第一卷有覺原禪師遺永塔銘

唯師屹然揮戈之力一心獨證萬行俱飭眾道用揚師道用抑厥化彌弘厥精彌翕雲棲為師永明是式後學之標前聖之翼孤塔凌虛過者心側億萬斯年永懸景白

無異大師永鉢塔銘 有序

博山無異大禪師既遷化弟子智間輩奉全身塔於本山棲鳳嶺之陽吳宮諭應賓已為大書特書銘之而弟子之居閩中鼓山者以師實開化鼓山厥功靡



師資釋氏要覽有師資篇○老子第二十七章曰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片香祖庭事苑第八卷雜志曰古今尊猶拈香多云一瓣瓣皮莧切瓜瓣也以香化之故稱焉或作粉步還切片也後世相襲皆為此言何必余也當云一片一炷庶免薄俗之說  
隱痛字彙曰隱於謹切因上聲痛也

眇特請衣鉢擬建塔以寄永思力弗克就今春某自浙歸闕眾復請住鼓山乃率眾建塔藏衣鉢於鉢孟峰之前去師遷化則十有二年也眾謂塔不可以不銘復請於某某於師為法門昆季而實稟具於師且相依三載屢嘗法味有師資之義不可忘也但自師既沒虛空中弗有玩慙未得焚片香於樓鳳以實某之隱痛而不能言者嗚呼銘師之塔乃在今日也耶據狀師諱大贇諱元來學者稱無異和尚龍舒沙

是法下法華經方便品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唯諸佛乃能知之

船子藏身話見虛堂集第四則  
有佛無佛會元第四卷趙州意曰僧辭師曰甚處去曰講方學佛法去師豎起拂子曰有佛處不得往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曰與麼則不去也師曰摘楊花摘楊花

氏子年十六有出世志遠遊金陵過瓦棺寺聞雪浪師講法華喟然嘆曰是法非思量分別所能解習講何為遂棄去遇五臺靜庵通和尚乞為薙落通詔習空觀每觀心露地身土湛如如是者五年別通往叅無朋老人於寶方及見以為一策笠翁爾乃入關止先澤之白雲峰仍以空觀為事一日因寶方印宗上座到勉以叅究因舉船子藏身話忽疑情頓發凡五十旬有半於趙州有佛無佛處如釋重負遂作心經



望之似木雞矣莊子達  
生篇曰紀消子為生養  
鬪雞十日而問雞曰  
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  
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  
響景十日又問曰未也  
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  
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  
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  
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  
應者及走矣○此事又  
見列子黃帝篇  
佛印下會元第十六卷  
雲居山了元佛印禪師  
章曰僧問如何是諸佛  
說不到底法師曰蟻子  
解尋履處走蒼蠅偏向  
臭邊飛曰學人未曉請  
師再指師曰九萬里騰  
從海出一千年鶴遠天  
歸

指南寄寶方方立焚之復書云直待飲光破顏別出  
相見而印宗亦勉以偈有低頭始見月孤明之句師  
猶自負所見以為老人或不我知也乃趨寶方盡呈  
伎倆曾不得其一領居再閱月形色枯瘁望之似木  
雞矣一日從赴玉山途中揚花洞上宗旨特得印可  
忽問佛印云蟻子解尋履處走蒼蠅偏向臭邊飛是  
君耶是臣耶師曰臣邊事方呵曰大有人笑汝在師  
曰前何以是今何以非方曰此一非一切非矣既達

沸湯澆雪家語曰人之無惡如湯之澆雪後漢書張宗傳曰以張將軍之衆當百萬之師猶以水  
雪投沸湯見韻苑好因經書故事第一卷夫婦類續註下有奸婦緣惡姻緣語徹源底寶  
積經百五卷曰五百菩薩異口同音而說偈言文殊大智士波連法源底見祖庭事苑第六卷文殊  
仗劍下婆子燒菴話永覺和尚釋言下卷曰作家相見機用超越或讚或呵不落常格若以尋  
常情識揣摩則遠之遠矣昔有婆子供養一僧  
住菴嘗使二八女子  
送供一日使女子抱定  
問曰正恁麼時如何僧  
曰枯木倚寒岩三冬無  
煖氣女子歸舉以婆婆  
曰三年祇供養淫一俗  
僧令燒菴趁出其僧竟  
行無語此二人顛人  
今一等精靈婆有參天  
之機僧有入地之路婆  
有趁象之手僧有隨虎  
之謀故先德結云等閒  
坐斷撥天翻到底身無

辟人端看頃間聞護法神倒地不覺心開呈偈曰玉  
山誘一言心灰語路絕幾多玄解會如沸湯澆雪沒  
巴鼻金針好肉綠時節梅葉綻枯枝桃花開九月觸  
目如休辨別急水灘頭拋探篙溺殺無限英雄客方  
曰到多門又到門後別居宗乘堂三載一日觀登  
樹人始徹源底趨謁寶方入門便拜方問近日事何  
如師曰有個活路不許入知方曰因甚不許入知師  
曰不知不知方舉婆子燒菴話詰師師曰黃金增色



無消滴水可謂洞徹肺腑矣。器渠以俗情揣摩，乃向此體，未過謂其甚。除妄情，故遺呵遺果，意夢見僧耶。此引先德者，密庵咸傑禪師也。見會元第二十卷所謂黃全增色者，蓋同密庵之意乎。玄則龍吟會元第十卷報恩院去則禪師章曰：開堂日，李王與法眼俱在會，僧問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學人知。是出世邊事，到此為甚。麼，不會師曰：會取好僧。舉頭看師，又看法眼乃抽身入。衆法眼與李土當時失色。張歸方大令侍者喚問話僧，至眼曰：座適來問底話，許於具眼人。天衆前何，不禮拜蓋覆却眼。一坐具其僧三日後吐光而終。五位見入天眼目曹洞篇。三玄見入天眼目臨濟篇。六相見宗鏡錄第四十六卷并入天眼目法眼篇。二隨見入天眼目曹洞篇。

耳復舉玄則龍吟霧起，公案命師頌師援筆立就曰：殺活爭雄，各有奇模。糊肉眼豈能知吐光不遂時流。意依舊春風逐馬蹄，方嘆曰：子今日方知吾不汝欺也。師自是佩離文字印，入正偏知海，香幢刹土湧沒。毫端多聞總持，得大無畏。正徧妙抉，圓頓雙鎖，不知五位之為三玄六相之非三隨矣。方乃命首衆萬曆壬寅夏往信州，鷲湖圓戒鷲湖亦以元座屬焉。是冬隱靜於豐邑之博山，凡三閱寒暑。邑劉孝廉宗慶鄭

草昧易也。卦曰：天造草昧，朱熹注曰：草雜亂昧晦冥也。通鑑綱目唐太宗貞觀十三年集覽曰：草昧之初，謂開創之始也。易屯卦天造草昧，注屯者天地造物之時也。造物之始始於冥昧，故曰草昧。三代禮樂，明道先生一日過定林寺，偶見衆人堂周旋步武威儀，齊人伐鼓考鐘，外內肅靜。一坐一起，並準清規。公嘆曰：三代禮樂盡在是矣。見佛法金湯編第十二卷。又見二程全書第三十九卷。六和已具于上卷。呂天池司農塔中四事三藏法數第十七卷曰：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為波斯匿王說法。王即請佛及比丘僧三月供養，遂於宮門之外作大講堂，懸繩維幡，蓋及辨一切供給所須。不被飲食，具醫藥。云四事供養。慈普康平子南都賦曰：鬱以青蔥。注曰：爾雅曰：青謂之蔥。林木茂盛之貌。文通雜體詩曰：青林結真

節推維城楊別駕時芳，請師住博山，能仁禪寺。雖草昧乎禪律，威儀居然。三代禮樂，戊申年無明老人開法於閩中，董巖乃召師分座說法。師不得已勉為一舉，舉似家珍，而博山宗風遂震天下。故六和磨至四事雲縑久之，金碧煒煌，園林葱菁，而據燈王師子，稱八百人善知識矣。閩中鼓山大仰諸刹亦屢請結制。類垂鞭影，時宇內名流載自綸扉，圭弁洎于墨授銅符，西向而咨北面，而禮者多，至不可殫述。崇禎己巳



濛丹巖被菴精註曰其

濛菴精山樹之色類見

文選燈王師子維摩

經不思議品曰文殊師

利言居士東方度三十

六恒河沙國有世界名

須弥相其佛號須弥燈

王今現在彼佛身長八

萬四千由旬其師子座

高八萬四千由旬嚴飾

第一於是長者維摩詰

現神通力即時彼佛遣

三萬二千師子之座高

廣嚴淨來入維摩詰室

墨綬銅符文選第四十

三卷孔德璋北山移文曰

聚外集第十卷曰漢文帝

受之以其古之珪璋從簡

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

公二十五年共有處守一

亦病若子病愈父母亦

又言是疾何所因起菩薩

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

怒猶四時之春秋也

法廷清衆楞嚴經第一

卷曰法廷清衆得未曾

有不肅而嚴孝經曰

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

嚴而治委蛇詩語見

詩召南羔羊篇註曰委

蛇自得之貌詳敘南

本涅槃經第二十七卷

曰威儀詩序鴆毒

于第三卷後念法師

書如雲蒸如龍瀉

堂集第五十三則註曰

普慧雲興百問脫制而

出首智中普賢經焉干

金陵余開府大成文學陳丹衷聞所聞而至見所

見而慕乃謀諸紳邀請暨法幢於天界魏國徐公

首先歸依由是狂奔日月相逐也就號為四輩弟子者指以萬

億許師圓音曲唱無不人人各欣所得及歸輒管宰

堵經始子來忽命簡錄方丈若遠行者之戒處守未

幾而大悲之疾示矣延及經旬師曰會當行矣遂

遺訓漏當子夜坐脫條然時崇禎庚午季秋十有八

日也却顧來時萬曆乙亥仲冬念有九日僧臘四十

大悲之疾維摩經問疾品曰譬如長者唯有一子其子得病父母

如是於諸眾生愛之若子衆生病則菩薩病衆生病愈菩薩亦愈

春秋在頽莊子大宗師篇曰其心志其容寂其氣靜

義曰凄然怒也煖然喜也無心而喜

慶守孟子居郡季任為任慶守見告子下篇左傳成公十七年襄

單餘外集卷四

單餘外集卷四

單餘外集卷四

單餘外集卷四

單餘外集卷四

單餘外集卷四

單餘外集卷四

單餘外集卷四

單餘外集卷四

單餘外集卷四

單餘外集卷四

單餘外集卷四

單餘外集卷四

單餘外集卷四

單餘外集卷四

單餘外集卷四

單餘外集卷四

單餘外集卷四

單餘外集卷四

單餘外集卷四

單餘外集卷四

單餘外集卷四

單餘外集卷四

單餘外集卷四

單餘外集卷四

單餘外集卷四

單餘外集卷四

單餘外集卷四

單餘外集卷四

單餘外集卷四



酬深大而演於舌上

匹其休註于第一卷數

珠翼序 魔羅大論云

秦言能奪命死魔實能

奪命餘者能作奪命因

緣亦能奪智慧命是故

名殺者又翻為障能為

修道作障礙故或言惡

者多愛欲故垂裕云能

殺言出世善根第六天

上別有魔羅所居天他

化天攝輔行云古譯經

論魔字從石自梁武來

謂魔能惱人字宜從鬼

見翻譯名義集四魔篇

瓜印大慧答張舍人狀元書曰

勿忘被邪師順摩捺將冬瓜印子印定便謂我于百當一僧伽

註于前答呂天池司農啓六和正

波旬翻譯名義集四魔篇曰波旬訛也正言波卑夜呼云惡

釋迦出世魔王名也 摩子具于第一卷送僧出遊序 悔真否塞之秋宋真大學序曰悔真否

塞又賈沈痼大全東陽許氏曰如月之晦如日之盲如氣之否如川之塞悔真言不明否塞言不

行。諸葛孔明出師表曰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 魯陽之三舍其于前聞谷城銘 宣在馬下

哉釋愈與孟尚書書曰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

下者為也也見韓文第十八卷○左傳昭公元年傳曰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

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九也 寶鏡三昧會元第十三卷洞山章曰師因曹山

辭遂痛曰吾在雲巖先

師慶親印寶鏡三昧事

第的要令付於汝云云

日中具于第一卷洞山

古轍序 朝宗禹貢曰

江漢朝宗于海詩河水

曰泗彼流水朝宗于海

見韻瑞 景從 此語見

寶道過秦論

之語如雷震如電激如雲蒸如龍馮如海若瀾漫莫

可涯淡三百年來實鮮匹其休者當此魔羅競起之

日瓜印之徒塵沙蔽日使無有力抗之者將大地僧

伽盡化為波旬孽子而師獨能唱道於悔真否塞之

秋有若還魯陽之三舍為其衛道之功宜在禹下哉

所手著禪警語拈古頌古淨土詩宗教答響宗教

通說凡十餘卷語錄則信地說同源錄錫類法檀歸

正錄剩錄凡二十餘卷並行於世乃為之銘銘曰

正錄剩錄凡二十餘卷並行於世乃為之銘銘曰

正錄剩錄凡二十餘卷並行於世乃為之銘銘曰

正錄剩錄凡二十餘卷並行於世乃為之銘銘曰

正錄剩錄凡二十餘卷並行於世乃為之銘銘曰

正錄剩錄凡二十餘卷並行於世乃為之銘銘曰

正錄剩錄凡二十餘卷並行於世乃為之銘銘曰

正錄剩錄凡二十餘卷並行於世乃為之銘銘曰

正錄剩錄凡二十餘卷並行於世乃為之銘銘曰

正錄剩錄凡二十餘卷並行於世乃為之銘銘曰

正錄剩錄凡二十餘卷並行於世乃為之銘銘曰

正錄剩錄凡二十餘卷並行於世乃為之銘銘曰

正錄剩錄凡二十餘卷並行於世乃為之銘銘曰

正錄剩錄凡二十餘卷並行於世乃為之銘銘曰

正錄剩錄凡二十餘卷並行於世乃為之銘銘曰

正錄剩錄凡二十餘卷並行於世乃為之銘銘曰

正錄剩錄凡二十餘卷並行於世乃為之銘銘曰

正錄剩錄凡二十餘卷並行於世乃為之銘銘曰

正錄剩錄凡二十餘卷並行於世乃為之銘銘曰

正錄剩錄凡二十餘卷並行於世乃為之銘銘曰

正錄剩錄凡二十餘卷並行於世乃為之銘銘曰

正錄剩錄凡二十餘卷並行於世乃為之銘銘曰

正錄剩錄凡二十餘卷並行於世乃為之銘銘曰

正錄剩錄凡二十餘卷並行於世乃為之銘銘曰

正錄剩錄凡二十餘卷並行於世乃為之銘銘曰

正錄剩錄凡二十餘卷並行於世乃為之銘銘曰

正錄剩錄凡二十餘卷並行於世乃為之銘銘曰

正錄剩錄凡二十餘卷並行於世乃為之銘銘曰

正錄剩錄凡二十餘卷並行於世乃為之銘銘曰

正錄剩錄凡二十餘卷並行於世乃為之銘銘曰

正錄剩錄凡二十餘卷並行於世乃為之銘銘曰

正錄剩錄凡二十餘卷並行於世乃為之銘銘曰

正錄剩錄凡二十餘卷並行於世乃為之銘銘曰

正錄剩錄凡二十餘卷並行於世乃為之銘銘曰

正錄剩錄凡二十餘卷並行於世乃為之銘銘曰

單余小集卷四

三九



